剡源集 附札記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剡源集

附札記

(六)

戴表元撰

剡源集卷第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得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十一過當。而註家緣名拆義。於文人瀾趨皐拆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爲與內傳相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爲難讀。竊不自勝悾悾之愚。遇有所疑標識卷顏。其可通者悉斷爲句。豈獨私諸家塾。共學之士、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於國語而爲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爲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蘭稍又釐補其訛闕。是爲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爲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爲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安在獵

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著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爲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託。若房元齡、杜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爲。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裂禦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爲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矯矯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爲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皆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眞。出於後來者掇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伯皆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皆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取伯皆。非倣伯皆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皆之書其以范曄史廢哉。然猶僅有。則猶有不可盡廢焉者矣。伯皆才識數倍於曄。繼孟堅者當在伯皆。天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偃蹇取死。二人之道雖絕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歎益增學道之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釋文以傳爲春秋。又以爲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爲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

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爲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爲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爲、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爲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惴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洩冶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洩冶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崛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爲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洩冶之爭非遇孔寧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久爲要官、當是時、不爲陳咸之直、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眞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爲之辭、予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爲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覩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悾悾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逡巡不悟、而墮於黨人之穽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疎於剛柔之辨、不及詳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

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至朱夫子。凡取於韋者備矣。徵僕爲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師之。不得尙愧不能執柔。故爲其辨。且僕之資、外狷急而內巽弱。懼學之不勇。遂爲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爲何如哉。時徒維攝提格余月己卯。表元書。

自袁氏字說至佩韋辯五篇。删去不存。蓋久矣。蓋己卯歲前未居剡源時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訛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豢夸二氏誡

古有豢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旣蓋一國矣。於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趫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遊。醴食聲樂以憊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弈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衆恚曰。吾屬所爲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豢氏爲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

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概。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丈。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爲禮。今人言爲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偷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貓議

鼠、牛、虎、兎、龍、蛇、馬、羊、猴、雞、犬、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二屬。貓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爲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不得比蛇鼠乎。曰。貓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爲也。

祭文

衆祭徐子方承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羣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爲義。死而口之。不相汚也。所以爲仁。屬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兩不相值。至於貴者吝權。而忌善賤者徇勢。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淸眞。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爲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己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喬岳。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筲之夫。撞搪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溷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既昧而徒瞋。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忘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閤予告、卽家賜珍。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反闇闔而遊氛氲。攷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爲善之無鄰。淒焉薄奠。於彼河滸。而冀公神遊恍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尙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爲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贏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卻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發辯臧否。憤激敢者難當。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沖抱先傷。此則

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爲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淒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尚醻茲觴。尚享。

祭趙丞文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有賢於己。或鮮其傳。賢且有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爲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爲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勢權之鄉。口弱罷市。公於此時。懦如處子。膏粱之門。經荒史蕪。公於此時。勤於簍儒。世祿臨民。以律爲戲。公於此時。敏如法吏。一鏃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厥小顛。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余畬前。子穫於後。浮沈里閈。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儁者五輿。左侯右伯。神農徙淵。雲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隕。堂堂大宗。餘一蓋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善其終。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鄰我。公族有女。公許姻我。公笑公覷。我無不可。曷爲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侮。不侮在我。我慕公熟。惟知公存。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瞑。北山蒼蒼。南溟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瀦陂積焉。維我大父。造基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嵬嵬太中。承徽襲美。華轄高揚。良寶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收再穫。鼎受既芼。惟穫之逸。居之實勞。其何無懼。而可終朝。爰念塋域。爰念封樹。魂飛萬里。有淚如雨。屬者天禍。洊延祖妣。得請于廷。歸奔喪机。有嚴衣冠。神靈是憑。

是舉合葬。是安是恆。銘碑植植。石儀閑閑。匪以飾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日月。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右軍王公。維公淸風懿範。繪在史册。俗情傳誇。舉一遺百。造意成書。縱言爲文。殘珪斷璧。千古難羣。小者且然。況乎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弄吟。澗卉晴秀。庶幾揮毫。尙想舒嘯。樹愛召伯。繡在平原。名賢之光。被于遠昆。某等懸覩新像。載祀山塾。瓣香矢辭。烱烱心目。尙享。

祭告楡林廟文

某流連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卽有兵禍。脫命生還。顚危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剡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慕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畚鍤不勞。龜筮自協。鄉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肖躬。惟先之澤未或隕墜。俾世世承祝。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惠和。動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祭張村干廚奥山神文

維年月日。婺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干廚奥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壟山。不肖孫憑賴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邊拓表。延袤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壽藏于茲山。

瞻言長錫歸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尙安妥之。勿震勿慫。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爲惠侈矣。是敢祗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淸酌時羞之薦。昭告于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頗嘗規購先祠。奔馳之煩。莫克就緒。深懼迍邅。愈茲不虔。爰涓吉日。祗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妥靈。陰陽隲相。家用和康。以延于子子孫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麤內外皆詣其極。今之爲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己。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表元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其惰衰不敢不勉。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旣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卽絕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爲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況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涖食茲學有年。爲官者故苟且暮。以充官簿不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祇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廬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妥靈。尙歆饗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愛而爲仁。至於離脫襁褓。熏漸簡册。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飭孩稚。家儀塾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英英徐門。弋水之濱。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箴紉。卻朱鉛而不事。慘獨鶴於相晨。顧中誠之所惜。有掌握之奇珍。則爲招名工、購美錯。朝追暮琢。以使遠異乎凡珉。比諸陶姬截髻、孟嫠遷鄰。雖風流之已遠。實懿則之同倫。天閔其勞。與之康強燕樂。冀得養壽於朱罌翠管。綵綬雕輪。宜百年而未足。胡慶弔之相因。某願託子列。難同它賓。旣登堂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函辭絮酒。終若有梶吾足者。

徒含愧而懇呻。靈兮有知。鑒此情眞。尙享。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屬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關於氣運。睠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閟宮。龍脈東來。雄跨蒼龍之背。簷牙南指。前占朱雀之躔。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眞有社稷尸祝之愛。逮於近歲。尤著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而不至。人方憂盜。里門夜啓。以無驚。㾊幪之賜。既多。崇飾之嚴。未稱。遂恢新搆。益聳羣瞻。良家輸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般垂之技。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懽神悅。修梁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土風。看取棨州文筆樣。嵯峨高插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鬨訟。村村化作好山溪。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峯手可探。事少自然生富足。宜耕宜畜又宜蠶。

兒郎偉。拋梁北。匝匝連甍如拱極。人行晝靜少追呼。犬臥清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期心莫向廟中來。且勸鄉鄰與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護使牛羊長蔽野。

剡源集卷第二十四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之以爲美談。表元竊獨以爲不然。當周公時。誠多士。安有千餘人日擾擾焉於周公之門而不恥。而受其謁者。方疲精憊體。有戰國四豪、呂不韋、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爲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也。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於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閭、知者詳也。鬻寶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爲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歷。口疏指畫。一日而辨。求馬價於良御。某優某劣某悍某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蓄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土俗、時宜政理、伸其樂而遏其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況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禮貌。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蓄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嘗之於物。甕女礦石。樛木駑駒。媒賈之

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顧嘗以場屋空虛猥鄙之文、竊有司之科第。以苟一日之祿。而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以是趦趄震慄、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遽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眞可知、眞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爲愚賤之身懼。而爲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爲天下賢士喜。而直爲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參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攄其惓惓。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爲歌詩以頌巍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侈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初暄、鈞重加愛。不宣。

道氏婚啓

伏以敍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數檢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有絲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

次令女、玉雪自持。聞早閑於婦事。而某長男某、縑緗不輟。覺猶有於童心。當幹蠱之云初。豈授姻之敢後。夤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庸幣帛之是將。開百世之祥。倘衣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啓

某官學四方。雖知名之已熟。婚姻兩姓。願投分以非宜。出於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郡寺簿長孫男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某男某次女、少奎寒薄之資。懼未閑於禮法。既揆量之自審。何扳慕之敢高。辱問愈勤。願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啓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懷。鄰境扳緣。喜親賢之在望。投我尺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籍甚醇明。定熟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肅然清窶。眞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託。昉自茲今。其爲忻愉。罔既敷寫。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屠羊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難忘。欲爲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襲清門之禮訓。婉娩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之儒氈。鑽研尚淺。夤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歡。庶無異圖。以永良好。絲蘿可託。實昉自以茲今。冰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扳緣之喜。鋪寫奚殫。

舒氏婚啓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慕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扳緣。蒙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窮守儒氈。頗尋源於潢潦。夤緣草木之味。締合金石之交。非然微儀。辱在高義。論財夷虜。正吾黨之不爲。邀福祖宗。尙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鋪述奚殫。

回弋陽趙教授啓

伏以山林偃薄。分絕望於靑氈。江海游從。喜論交於白首。敢惜投瓜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輩。東土俊流。南宮舊物。居楚客衆勞之目。加以能言。留番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閱變化於浮雲外物。謹行藏於暮景。修途。乃遷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之撰。時方興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君若應徵。豈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淸華之選。造次可須。某猥緣虛名。莫返初服。病顙蹙足。居然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顏。詎意良工之在側。既循牆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賴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髮。固難禮法之疎。斗酒同襟。倘許談諧之數。

通燕右丞啓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往。雲泥異路。遂隔於瞻承。蓋以初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壓鄙封。此而不預謁於道周。僕則自取疎於門下。然古人之禮。見必有贄。而儒者之業。職當修辭。聊效蚓蜃之鳴。以當雁雉之執。伏惟右丞相公、三光五岳之氣。餘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茂宏、謝安石

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道岌乎難登。乃廬山屹其獨立。單辭造膝。而雷霆收霽。輕車就道。而風日清夷。立談亟拜於壁雙。坐對不知於席近。徑由棘列。往間槐庭。袞職以補躬。絺繡加文而滋美。醫功以康國。參苓解毒於無形。遺民有今其庶幾之謠。同類發吾復何憂之歎。脫干戈而安錢鎛。逃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茲。伊誰之賜。今者輟步紫薇之府。宣恩滄海之氓。山君水妃。收雲霾而聽令。藩侯邦伯。候道路以趨塵。榮百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萬於臨卬。邑令之負弩。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必將措世唐虞。無慚簡冊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韋布之言。表元髮種種以欲華。跡搖搖而靡止。鼓三作而氣絕。已不記於前勞。木再實者傷根。矧敢萌於妄想。家有蹤七至八之老。道遇滿十除五之窮。耕鐵硯以誑飢。紝楮衣而覬暖。取數廉於卜筮。獻伎窮於優伶。何待河清。始有相知之至。頗驚星動。乃傳鼎貴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篋櫝未滿。忍獨棄於遺珠。芻豢方陳。姑強羞於茹藿。知我罪我。進之退之。一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途而已矣。屬時炎暑。祇役江郊。諒豈弟之有憑。宜與居之胥吉。尙祈謹嗇。益保熾昌。謹奉啓事。再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

通蘇教授啓

某頓首再拜。奉啓伯清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光塵。九更歲籥。雖遊從甚遠。莫知桃李之成蹊。而潤澤不忘。常如珠玉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郵音。謂將屈於範模。來俯臨於衿佩。諸人動色。知爲文藻之故家。我輩歸心。恃有波流之砥柱。惟此絃歌之國。素無刀筆之風。越自近年。誘成惡黨。魚鱗田籍。化爲子虛

之歸。鶴髮儒宗。侮以侯白之術。計慮疎而自陷危穽。造詣拙而倒持太阿。信萋斐之小言。棄隄防之通例。貂不足而狗尾續。驚位置之何多。蠶則績而蟹有筐。幾主名之莫辨。得者不以爲感。慢之反以有辭。宜謗議之喧天。致紀綱之掃地。怒室色市。遂疑善類爲皆然。延寇啓關。因令外侮之得入。體貌衰而誰顧。門戶墜而不扶。儼然冠蓋之林。凄其羈旅之色。事已至此。當取瑟而改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茲蓋伏承伯淸教授學士、木假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億萬計。圜橋門首預登瀛之選。及七千里。距要服踵充觀國之賓。淸談雅步。而懷璧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恐後。居席之右。載道以東。洎教令之未施。已觀瞻之頓改。當使大官貴將。知有師儒之宗。自然新學小生。復還禮遜之美。某奮依童習。老綴賓游。塵土容顏。顧消磨之已盡。江湖名字。猶記憶之未忘。聞脂轄之在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涼燠靡常。想愷悌之有憑。凡興居而胥吉。未由面訂。先致手書。更冀司存。倍加珍愛。茂乘於昌會。以前迓於亭除。不鄙委令。敢辭駑鈍。伏惟垂慈鑒念。不宣。

回凌德庸諸公啓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鉏。已都忘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獲接凌厲風雲之彥。盼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爲童子之範模。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甚高。豈俗流之可及。有言不食。尙歲晚以爲期。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諸丈先輩不一一奉記。合并之間。謝敍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融。

回舒子燕送鵝酒啓

某老而憐子。欲分井臼之勞。窮爲擇壻。又得齏鹽之賴。政自安於儉陋。誰或達於高明。乃行眷私。遠致慶問。愛鵝封酒。雖感詠之難忘。烹魚得書。惟報酬之弗稱。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攣。鈞路憐材。恢一陶之坱圠。使寒畯動速成之想。爲國家增樂育之仁。趨恩如歸。潔己以謝。若稽學制。厥重舍優。加緣宛陵之竿。不能以足而爲先後。如主罍圃之射。但聽所命而爲去留。至若積累而升。較然勞逸之判。踰時歷月。進以錙銖。墜地登天。繫於眇忽。角鉛槧者歎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寬大之朝。何以成闊絕之選。伏念某蟲雕無益。兎禍未陳。進不得飛名譽以爲高。取仇覽長鋸之羨。退不敢聚朋曹而造累。蹈子厚尺櫝之嘲。獨於分寸之躋扳。欲効尋常之馳逐。誠非覬望之及。動有僥倖之期。洛陽年少之能言。或輕初學。闕黨童子之居位。躐見並行。謂可滿意以予齊。更欲垂涎於望蜀。乘機併進。取數已多。而乃雉采先成。屢喝盧而未定。馬形皆具。僅闕尾以不全。旁觀訝合穎之難。相知惜虧簣之淺。徐紓危悃。仰籲元台。造化之筆方勤。文法之議踵。至天人曰可。堪輿曰否。自奇比之多端。執友稱信。交游稱仁。辱公言之交上。徑采僉同之請。亟頒特達之俞。器躍冶而鐘鏞。材束薪而榱桷。伏觀褒衮。尤重負芒。蓋度越常調之恩。猶謂素憐於庠校。若品題佳士之目。實非易得於廟堂。科場之辭。頓輕。慈闈之色爲動。所謂生我成我。不知舞之蹈之。茲蓋恭遇太傅平章魏公別墅折衝。翹材錄用。

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關雎麟趾之心。謂洛水數世之源流。可培菁莪采芑之用。遂使鳶魚之飛躍。不強鳧鶴之短長。居然數奇。亦以等進某敢不激昂弱質。報稱隆知。志乎上、志乎中。此亦儻來之別物。優則學、優則仕。尙期無媿於前修。不出他門。昉自今日。

疏

觀民閑營造疏

伏以名藩偃處。實分靈鷲之南支。古閑巍然。尤據蒼龍之左角。非但尊嚴於郡治。蓋將觀覽於民風。歲久日長。霜摧雨剝。工已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葺之良難。惟牧守爲古諸侯。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役衆子。奔趨敢憚於煩勞。各肩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產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眞、袁、諸大老之間。掀髯顧盼。則軒蓋成雲。握手笑談。而壺觴達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金。咄嗟衆口。通雞林海外之舶。貴重一時。旣遭遇之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劫灰之殘燼。斲文梓之新編。風雅運開。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世之相逢。慷慨揮毫。琳琅照目。謹疏。

伏以醫爲書行世。自岐黃有此用心。人說證無方。雖倉扁難於措手。況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仲景以來。若龐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十能辨其八九。何死生反覆。百不將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臨岐而惑。今欲一準古賢之訓。明該治法所宜。遇某蹶則飲某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揭。決無疑似殺人。衆力板行。卽是慈悲捄物。筆下灑霏霏之薄潤。眉間觀鬱鬱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伏以抱關擊柝。仕有爲貧。毀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北士。來遊東州。通隸古前之書。爲科舉外之學。譊譊誦說。欲盡變莊嶽之音。皇皇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凄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姻寄食。故能辭處約之金。范希文在鄰郡解官。猶時鬻代勞之馬。今併無於指擲。欲遠辦於齋將。惟當路之諸公貴人。若是邦之君子長者。庶幾興念。聚刮氈龜背之資。萬一知恩。有銜珠蛇口之報。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處。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而興雲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宏道提控、矮矩長身。危塗緩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家之豈然。辭柳烈君染衣。幸歲年之已久。今欲脫蹤絳灌之伍。謁選夔皋之庭。知己紛其如麻。捨爵易於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須衆力之相成。方寸之木俾岑樓之高。看脩程之立至。請題氏某各助若干。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塵。何處有建德國。齋心三十日。爲子說逍遙游。佩煙霞爲齋糧。指江湖吾傳舍。交梨火棗。左右逢源。金母木公。先後禦侮。此自仙家之素有。必須人力以相成。如龍藏芥中。得水卽化。如雕離罭外。待風卽飛。但舉揚州緡纏與之。徑從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爲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正爾良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乏負郭之田。躬希陋巷之節。寧食三斗□。不肯隨肥馬以拜塵。強持一寸膠。乃欲遡下流而捄濁。蕉間之鹿久去。釜中之魚屢生。今將峩魯章甫之冠。分唐廣文之飯。顧窮坑之莫塞。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豈無知已。動色顧炙。決非平生之心。刮毛成氈。是爲衆力之助。片言白水。雙翮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醮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愚有過。許悔艾而自新。伏念某藐爾羸軀。嬰茲篤疾。醫師番進。幾百藥之俱投。役隸頓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禍必有其端。方當呻吟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迫之至。生身順境。則豈知夜食之艱難。處事少年。則寧免語言之淩忽。或計慮再三。而用以過當。或經營什一。而謀慮太深。或乘己喜怒。而有所傷。或見人患難。而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或肥馬輕裘。不思卑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殫。今盡悟夫前愆。庸敬陳於眞款。伏願惟皇孚佑。有赫鑒觀。活臣螻蟻之

身使淋痾之頓起。延臣犬馬之齒。得警策於將來。誓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伏以爲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無委運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旆歐曾翰墨之鄉。揮犀朱陸講辨之地。膏肓泉石。幾欲攜老子入名山。欬唾珠璣。聊復對離騷飲醇酒。固天機之灑落。亦要路之崢嶸。今者鐵硯已穿。剡書將上。大則繡衣乘傳。驅駕風霆。小亦金鑾代言。翦裁雲霧。惟公意之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爲交道之光華。增儒林之膾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盛心。龜毛成氈。想不遺於餘力。筆膏一灑。鞭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爲體膚之主。百姓之趨力役。若子弟效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須。出人情之樂助。睠惟茲廟。剏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游之最勝。殿廡宏敞。聳舊治之具瞻。自丙子煽祝融之災。至己卯議斯干之築。更三數舍。雖麤有成規。閱十餘年。猶未還前觀。蓋向之官府。亦知衆戶之願輸。故免其科徭。欲使期年而趣辦。惟此意之甚美。惜舉行之不終。於是瓴甓之材。露樓於水滸。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令肅穆之叢祠。猶作淒涼之茇舍。行路爲之歎息。居民見而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左餐右粥。家餘魚稻之藏。十雨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垂不期而竭作。杞梓無踵而趨門。絢發丹塗。翬飛寶構。上以妥扈從鬼神之奉。下以展烝嘗香火之嚴。是在指揮之間。適值作興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屠老氏之

淫祠。它日穹碑。併述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所至嚮從。

傳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十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亂。流落皆相失。其一人爲一武帥得之。絕幸。有貲權。而一人嫁爲民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隱隱常相聞。既而幸者創別館。求民妻而致之。曰。吾與爾疇昔固相同類也。幸甚脫死。邂逅于此。願相娛以盡吾志。民妻曰。娣意誠美。然吾已棄其身草野間。食饜糠糲。衣極麻卉。窮殘藍縷。以求容於膏粱綺靡間。強而爲之。則辱其素。吾不得行也。蓋凡使者三至。三辭之。其言如初。然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久。不敢相咈。竟致諸館中。二人者相見。問艱厄。道故舊。甚懽。幸者懼徒留之不可以安民妻也。則出少年女奴數輩。煩民妻教其歌。而時與之祿。稍使歸有以贍給其夫家。民妻既漸衰老。舊習歌雖善。無所復用。亦幸人傳之。遂不慚而爲之教。數女奴皆如法。咿咿嗚嗚。動搖其脣輔。拘綴其肢體而爲之。及暮而始得休。幸者自帥家間一至其館。按所授歌。歌進則喜。不進。頗微督讓。若恐不爲盡心者。民妻惋悔。內不自堪。而感其恩。且業已出。終不敢怨。意相得無違言。戴子曰。余在杭時。見衣冠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矣。一經患難。反面如不相識。而二歌者倡優技藝之流。承平齒牙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所爲若是。有愧之乎。然議者。猶以爲貴幸者既以義存舊。則不當苛

督其過。賤窮者既以禮辭聘。則不當諸順其欲。斯乃求全已甚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回表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及。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衰陋。浹洽既成於數面。游揚肯吝於餘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倚聲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錦以還。則又貪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逆旅之需。姑薄敍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尙徼永好。俯賜深原。

說

漁說送王伯畏講書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畜。得魚多。則風戾日暴之。以俟遠鬻者售焉。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輦魚仰致諸黔僰山谷間。初至墟民爭趨之。售十九。明日廿六。又明日廿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商薄。土狹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寡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缺乏。鄉多名山川、佳姻友。良天好日、壺觴過從。絃弈諧笑。未嘗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踰高從險、遷涼就薄。爲廣信之後。爲諸生講經三年。蕭蕭然空載而返。值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輦

魚黔僰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蓄魚。嘗自五湖入海。游齊楚。致千金。商愈富。術愈奇。又莊周、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商。名愈高。予與伯畏更思之。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諭

蜜諭贈李元忠秀才

釀詩如釀蜜。釀詩法如釀蜜法。山蜂窮日之力營營。村廛藪澤間。雜採衆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鹹、甘、苦之味無可定名。而後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不爲蜜矣。詩體三四百年來大抵並緣唐人數家。豁達者主樂天。精贍者主蒙山。刻苦者主閬仙。古淡者主子昂。整健者主許渾。惟豫章黄太史主子美。子美之於唐、爲大家。豫章之於子美、又亢其大宗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無問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爲豫章。支流餘裔、復自分別標置。專其名爲江西派。規模音節、豈不甚似。似而傷於似矣。貴溪李元忠以詩游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略徧皆余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顧余之寡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言蜜。以資同味者一啓齒云。

剡源集卷第二十五

講義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一章。

當孔子之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髣髴。若老聃、萇宏、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爲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爲君子。仲尼感歎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爲非也。其立言之婉、寄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問。問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爲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何以爲君子。何以爲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爲其事。爲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頹黯、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修飾日增、文爲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尙書風聲未遠。表元窮鄉遠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爲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異同爲

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爲甚難。尋常交際。邂逅會集。往往有之。不必皆歌己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而已。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爲善。今也、其歌詩能爲夫子發。發而又能善。則其爲人已不苟矣。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懽。又不奪其委宛之趣。姑且使之反覆詠歎。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客主襟懷。春融玉盎。淵停雲止。無形體。無渣滓。此聖人德化及人、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智窺測。後世詩必己作。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凌駕。則拘韻而牽強。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汙穢風教。莫此爲甚。今欲與諸公稍稍釐正。捐俗趨雅。去華務質。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誦、可編於簡册者。純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德。推而伸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非體新聲一切不用。庶幾近于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一章。

此一章可以爲士大夫觀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僨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爲夸也。孟之反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爲人不可詳攷。往往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喜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不在殤例。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

長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形色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爲常道爲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已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爲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爲之本也心爲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爲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爲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伐木削迹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爲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我學爲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居貧賤則必恥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恥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爲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爲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媿於人之所以爲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安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爲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爲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爲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

天之命斯人以爲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爲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於禽獸。可不畏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册紀載之鑽研、師友問學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册而得之則理在方册。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于事物。是之謂行。文矣行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內外交養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事常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册非古之方册也。董仲舒、揚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爲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揚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爲鹵莽。羣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霆。退而察其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于閨門。是行不足攷也。平常小小籌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溺爲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晡已不踐。欲求爲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之。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蠹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憫痛。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

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至博厚則高明。

至誠者眞實無僞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聖人可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爲美、而爲之者矣。爲之而不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有徵驗。何謂徵驗。我爲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驗之。人未有不誠於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爲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矣、而兄或不我友。是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于爲孝而持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于爲恭而持久無間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間斷。而推而於鄉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于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爲悠遠。爲博厚。爲高明。爲博厚載物。爲高明覆物。爲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然此爲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所未喻。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定辭否乎。於交際、有能不忘平生之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祭祀、有能事神如神在、見其所爲齋、否乎。凡一思一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尙懼不能無間斷、不能持久。況又不能誠。而何以爲人乎。所以自爲於己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我應、人之不我知乎。

程明道先生十八歲學顏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溫公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爲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謾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飲饌不如意。輒推案發嗔不食。晚歲涵養成就。至于家人不見怒色。此皆前輩嘉言善行。可以爲至誠無息之助。諸君試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篤厚、與人爲善之意。先王盛時。禮樂脩。刑政舉。爲善者既衆矣。而又有以使之知勸。爲惡者既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恥。傳稱堯舜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絕。故鄉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朋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聞見濡染。大抵俱爲善人之歸。無有有倡而無和者。此之爲德不孤、必有鄰。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賢試以目前事驗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欹、立不跛、此近於有德人也。謙沖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人爲何如。若見之。則必敬之、重之、心然之。退而之其家、易欲其子則效之。其有麤率躁競、憸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此人。則必惡之、賤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其子弟似之。如此朝咻暮誘、年遷月革。見一不善。自然如覩怪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樹。惟恐不相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美。何患教化之不成。刑不清而盜不弭邪。此聖人周流環轍之餘。捄時扶世之心。尚有見于此也。講學不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爲賢。夫既爲賢、則自然與流俗異。但秉彝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括在父兄師

友先覺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爲謙。則處己接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爲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善爲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人不可踰己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之。如公孫宏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飯布被而不以爲恥。可謂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萬物。著於史册。此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用。以遠悔吝。以安憲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行歌、飢色滿面。而背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而恐不我屑也。尚得而慢之乎。苟使執柔行諂、召侮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古之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能取人爲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其功業、煜然至于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並之。按謙卦艮以一陽爲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陰之上。上於下卦則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既不失其時。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菁者莪　四章

此詩四章。章四句。作序者以爲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爲學校所作。儒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莪草之生于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有所謂父子尊卑之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儀、則散慢猥媟而不足以爲樂矣。次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且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可侮之行。生乎其時。而遭逢教養如此。心烏乎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于沚。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孚。所得者愈深。古人粟帛泉布外、兼以貨貝爲用。而五貝則爲朋。至此、諸生自喻其遂心慰意之樂。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爲賜也。四章言、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爲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效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而然也。休之爲言、歎美饜足之味。此四章、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者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汲而求、求之不得、則悒悒而困者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爲。則徇己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爲嫌而仕之。非獨仲弓爲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問政而教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嗚呼。旨哉。人之患莫大于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爲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錄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說也。先儒有云。強毅聰察、小人如鯀、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爲問。此其眞知爲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爲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爲學者未能治己而治人。爲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己。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譽、而闊略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觀于風俗之巧拙．驗于器物之眞濫．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哉之歎是也．觚以角爲之．或用之于飲．或用之于書．大抵取有稜角、不桿杌爲便．今者觚名雖存．觚制不古．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嗟惻不置．此豈爲一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居處、飲食、衣裘、翰墨、交際、動作之間．修名而責其實．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偸安目前、苟且滅裂、不暇思及耳．偶一思之．有不惕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習道藝之區．今所講者何道．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仕者以祿耕．爲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爲儒．則棄耒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爲乎．衣本以蔽體．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致飾．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嚴華短厚與寬博逢掖混然雜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興．人以科斗大篆爲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爲古．是字書不可知也．離騷河梁之體作．人以國風雅頌爲古．今則又以離騷、河梁爲古．是詞學不可知也．推之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種豈得皆與古合．而吾持己處物、憧憧然、皆如暮夜遊昏霧中．投坑墮井不可自保．何望目槃杅几杖之銘、耳珩璜琚瑀之音、而相警爲聖賢哉．故夫子之歎非歎於一觚．殆憂風俗之變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于觚然也．歎拜下、歎麻冕、歎先後進禮樂、歎借馬、闕文、不啻屢拳拳焉．以風俗之將衰、在夫子尙不能如何．不過私憂隱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攷而謹修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其人．其人萬一有知其

說者、逢可爲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猶有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乎其爲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遽然流於不肖。此論本止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歎。何耶。嗚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之爲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爲善。蓋先王之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始得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之時。井法雖壞。縞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持有所不贍。而時時不免空乏耳。夫子於此、歎其居窮守約之操。簞瓢飲食。天樂內足。泊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爲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爲貨殖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是而貴、如是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爲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譴怒之極。惟取其名教最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爲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多言。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爲小節。皆

未深攷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聖人何以斬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學。其體也。在於心傳。而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毋論夫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湮塞晦昧者數百年。賴孟子明之。孟子沒。又湮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濂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人以性理爲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眞修實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辯析既精。記錄亦繁。字義無所窒於心胸。談柄無所滯於脣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論者。五尺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柢有不暇計矣。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弊之將至此哉。區區以空虛、倚席於斯。亦既再歲。愧無所發明以稱答父子兄弟之意。切願閒暇之時、有惑相訂、有益相告。取五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雖易通而非盡解者、常常質難。傳曰。毋勦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修身之所俟、與巖牆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徒求之。又從而綢之。不徒獲之。又從而蹟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修辭存誠、致知格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爲何如。

祭如在。一節。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胸中。而祭可言也。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脈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論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脈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卹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今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恩義則已耳。稍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患亦未生。不但略於息爭。爭亦未有。洎乎爭鬬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憂之。於是乎、有管攝、有拯助、有教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祀之所由始也。籩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瞻仰若將臨之。周旋磬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脈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開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胸。續吾人命脈。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邇。誓戒有言。謹爲諸君誦所聞。而諸君省焉。

剡源集卷第二十六

講義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章。

善者天理之總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己之善。又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不在于善者。人已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紬繹。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己相契。雖有人己之分。而同於爲善。比子路相去甚遠。此聖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於人以爲善。則人益勸於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舜、禹、俱大聖人。不宜分別。就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路在孔門最爲多過。初見時。氣象麤暴可掬。從游雖久。而鼓瑟言志、侍側之頃。威儀應對每見譏斥。後來出仕。黨季氏、爲衞。輒平生本末無一合於正理。不知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爲人純誠信勇。但有所聞知其不善。隨卽羞悔不敢復作。故能日克用厲。薰摩浸灌。陶寫濡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爲百世之師也。今人隨羣而趨。逐隊而處。一般浮沈。一般容悅。故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譽之。權隆

勢盛。則人方憚之。眞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爲人事不過如是。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以誤己。復以誤人。悠悠兀兀。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人也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爲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起初一章卻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爲本。戒人常常警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時顏面必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此也。安定辭者。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三、曰貌、曰心、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爲二。遂以爲敬當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謔失節、未害於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其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衞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可爲者邪。春秋之時。一執玉惰、一受脤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祿位之脩短。尙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順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爲拘束禁制之物。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此不知理者之論。吾黨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味而習復焉。心常常

不敢放縱。容貌常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常謹重、不敢易於諧謔。但見氣象詳和、身心安樂。今日、爲生徒、則禮行於學校、而爲賢生徒。爲子弟、則禮行於家庭、而爲賢子弟。它日、爲人師長、爲人僚佐、則禮行於州里邦國、而爲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不宜。無爲而不順。其效豈不章章可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充。以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本不專爲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爲辭。於義亦不爲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傳、及載於簡書、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皆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古人者。多是自倚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己而發。其天資純美者、或能暗合義理、無大差繆。而思之不周。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遲重者遲重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念有龜蓍。事事有軌範。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寶藏興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爲美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爲主。而初九言有厲利已。九二言輿脫輹。九三言利艱貞。六四言童牛之牿。六五言豶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爲無災尤、有吉慶。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也。言畜多而至

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爲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之所以聯綴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枯孤單也。一曰牧。鄭氏以爲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生業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爲諸侯是也。九州內之諸侯、公、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威權控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養賤、非以賤養貴也。三曰師。師之爲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賢。四曰儒。儒之爲言、凡能以善道得民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其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爲田夫。暮爲卿相。所吐之言皆爲經。所行之事皆爲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則爲聖賢。悖之則爲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無族則離。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世食采之主、則有利以相賑恤。七曰吏。民羣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任之、則不至於無救助。九曰藪。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惟有藪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畜。以上九事、於居民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爲非周公之書。非周公誰能爲此書哉。吾黨今日學問。且先於師儒二

項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里、其何以爲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爲政。賢莫先於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爲。而後可以爲事。二者其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惟毋汎汎然以爲方册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莫不有道。惟我能自修之於心。則德爲吾德。而所以能積之、修之、則在於學。當傅說時。異端諸子之說未興。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想像按據而知也。說命三篇說學。惟說學于古訓。要自是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宮簡櫝之中。老師宿儒伏於田野耕樵之流。當時尚可致問。而今茫然遠矣。如傅說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虛心可以大受。先君傲然以己見實之。它有增益。由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修者滔滔而來。而愈信愈懷、不敢怠忘、則積於厥躬。此一節也。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體用內外各得其半。雖已能如此。惟念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修之德。有自然而然、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三厥字、三學字、此其立言之精、垂教之切。誠可爲學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皋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豈足以知此。而況於後世生于異端諸子。文辭利祿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乎。

子路使子羔爲　一章

子路之爲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爲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爲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麤率可謂駟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則非矣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爲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爲宰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又況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何必讀書幾何不以人民社稷爲戲乎夫子既斥其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爲戒而流俗之弊至今反以爲口實得百里之地爲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毒藥怪物悍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誤人相率擯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無不及與夫合於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既是至理自然民鮮能行之堯舜之禪授於理當禪授堯舜不容不禪授禹之傳子於理當傳子禹不容不傳子以至湯武之應天順

人。伊尹周公之訓太甲、教成王。仲尼之轍環天下。由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過當然之理。此所以爲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胡廣爲中庸。夫胡廣阿時取容、持祿固位。其所長、但能記誦典章儀註。以爲口耳之資。用心行事全不正當。何哉。其所爲中庸乎。近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往往諱而歎之。故每發一議。每創一事。必求以異於人。嗟夫。中庸者。夫子、子思、諄諄以教天下後世。以爲之難能。而士大夫諱之不爲。亦可傷哉。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內。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不學、學必積矣。良冶之子當學爲冶。良弓之子當學爲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何也。以言爲冶之家。習見其爲冶之事。錮補穿鑿者、有似於爲裘。故不用之於冶而用於裘。爲弓之家。習見其爲弓之事。調揉撓熨者、有似於爲箕。故不用之於弓而用之於箕。此亦天性自然之所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待力學辛苦而能者也。豈惟藝人之學爲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仁者始於孝弟。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爲。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而能弟悌。雖不得仁、去仁不遠矣。學義而能不妄取。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能不妄動。雖不得禮、去禮不遠矣。學智而能不妄爲。雖不得智、去智不遠矣。學信而能不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仁、而不能孝弟。性本有此義、而不能不妄取。性本有此禮、而不能不妄動。性

本有此智、而不能不妄爲。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也。是良冶之子不特不爲冶、而併不能爲裘。良弓之子不特不爲弓、而併不能爲箕也。爲冶爲弓也者、性也。爲裘爲箕也者、習也。仁義禮智信也者、性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不妄爲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嚴其性之所從出、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教之者勞。故始駕馬者、車反在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此也。人之聰明、所以能爲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至於自汙其所習、自棄其所學者、眞可惜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至誠哉是言也。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爲邦、猶言治國。凡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既不爲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爲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位政。能使其人不爲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幾近之。唐虞三代、既不易爲。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暇興、經術則初未講。風氣可謂朴陋之甚。其爲政者、蕭何起自刀筆、曹參周勃輩皆百戰行伍。而一團眞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眞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爲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宏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海內亦紛紛多事。以此想望善人爲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疑儒者無益

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知不漢初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浹洽。安得無效。祇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恥於爲惡。大概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可疑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天下之至難平莫如怨。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也、而人不知以爲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爲惡。怨斯與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爲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爲惡。好惡斯不足孚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清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持己太嚴、而責人已甚。夫子乃以爲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謂所惡之人、今日爲惡、明日能改過爲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記而咎之。審如斯言。豈有一毫芥蔕荊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鄉、則一鄉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舊惡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百國諸侯宜爲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爲是。亦不以二子爲非。蓋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萬世無怨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杯羹德色、則悅之。一睚眥反唇、則仇之。聞二子之風。亦盡少動心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爲先生長者之法、主於教言遜讓。安有以後生爲可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哉。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教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學則雖單夫窶人、而可以爲君子爲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不免爲小人愚不肖。爲君子者、爲聖賢者、人常畏而敬之。爲小人者、爲不肖者、人常賤而鄙之。此必然之理也。今夫一等同鄉井、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世相似也、年位相似也。而能修飾衣冠、遵守禮法、口無妄言、身無妄動。衆必共相指目以爲模楷。此聞其人而可畏者也。其有沈酗佻達、狎暱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敬。衆必共相指目以爲疵癘。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之於庠序、於朝市、皆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爲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糾之而蹈于罰。善有可舉爲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爲公卿士大夫。君子謂之命惡。有可蹈于罰、而不及蹈于罰。君子謂之倖。而人之爲人不可不自擇也。爲先生長者之法、不可不勸其爲善、而阻其爲惡。當夫子之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餘澤、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傅以接引將就之。故悵悵然不知所歸。夫子勸善阻惡之權、既不得見於爲政。拳拳此歎、必發於倦遊歸魯之日。然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十云者。人能自少小始有知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此、必有一善以聞於人。非謂四十五十而始攷之也。吾黨之年視四十五十爲有加。所可以聞者何事。所可以畏者何道。所可以教後生者何業。亦盍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賤之也。孟子此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爲當時禍福而發。其實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清有濁。水幸而爲清。則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因其體之有清濁。故人用之有貴賤。今有人焉。口誦聖賢之言。身履君子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爲師範。國家必取之以備官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人焉。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市井是行。則朋友必棄之以爲惡。子官府必擯之以爲凶徒。是猶滄浪濁水之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此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此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以居高位。則奈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概論也。季氏世爲大夫、而孔子懷羇旅之憂。臧倉、王驩、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歎。故君子得福以爲常。而小人得福以爲不幸。小人得禍以爲常。而君子得禍以爲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者、強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理以安分。修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謹而行之。事之在人者、靜而聽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已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爲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爲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心外物。而其初本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實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爲前輩。多

讀書。識道理。孔子亦嘗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曰。絕仁棄義、民返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怪不經。其害在孔子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於老子。而孟子略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爲我之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不然。以爲失今不攻、後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辯。卒之、天下後世、因孟子而遂知仁義者、辯之力也。吾黨今日不必追咎老聃、深非告子。羣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且問自身當惻隱者何事。居窮無事。固未識讓千乘之國。且問自身當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賓。且問居家能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能使人質決曲直。且問能無間言於父子兄弟間否。是四事也、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良心也。皆非他人所得與也。盍亦返自思之。